

在历史回声处遇见出版初心

关键词 口述 出版人 全媒体

○邓玉琼

在数字浪潮席卷全球出版业的今天，一部以传统口述方式记录出版人精神图谱的著作《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将新中国出版事业70余载的波澜壮阔凝练成可触可感的行业史诗。这部由江西高校出版社、青岛城市传媒、北京书友之家联袂打造的融合出版物，作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不仅填补了当代出版史研究的史料空白，更以独特的叙事视角重构了出版行业的集体记忆，在抢救与传承之间架起了一座精神的桥梁。

抢救性书写：与时间赛跑的出版记忆

翻开这部口述实录，编纂团队中既有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院长魏玉山领衔的学术阵容，也有刘建国、吴宝安等深耕出版实践与管理的行业领军者。这种跨代际、跨领域的编纂结构，确保了史料整理的严谨性与叙事视角的多元性。书中收录的19位口述者，平均年龄85岁，最长者已百岁高龄。令人唏嘘的是，在历时5年的编纂过程中，刘硕良、邵益文等5位受访前辈相继离世。“每年都有老一辈出版人离世”的紧迫感令人心悸。这种“抢救式发掘”的编纂理念，使该书超越了普通口述史的范畴，升华为一场与时间角力的文化保卫战。

策划团队曾记录下刘硕良关于“把最好的东西捧给读者”的最后影像，邵益文在病榻前完成“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编辑学会组建成立”的回忆，这些终章时刻的珍贵影像记录，使该书具有了文化抢救的特殊意义。王为珍推动创建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有效缓解了科技专著出版难的问题，促进了科学理论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有力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乃至经济建设的发展。这种“为学术出版筑基”的远见卓识，在当下更显珍贵。

汪继祥关于转企改制的口述——他亲历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着手解决三大矛盾：产品结构与盈利能力、人才断层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资产结构与扩大再生产能力，使科学出版社净利润实现跃升，这种体制变革带来的活力迸发，恰是改革开放宏大叙事在出版领域的具体注脚。

全媒体叙事：构建多维度的历史现场

该书创新性地采用“图书+视频+数字产品”的融合出版模式，在传统文字记录之外嵌入19个二维码视频资源。这种全媒体呈现方式绝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对出版史研究方法的融合表达。当读者扫描张惠卿讲述马列著作出版历程的二维码，看到九旬老人颤巍巍的手势与依然清亮的嗓音时，口述历史的感染力瞬间穿透纸面。这种“可听可看可感”的立体叙事，将静态的史料转化为动态的记忆剧场。

李景端关于转企改制口述——他亲历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着手解决三大矛盾：产品结构与盈利能力、人才断层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资产结构与扩大再生产能力，使科学出版社净利润实现跃升，这种体制变革带来的活力迸发，恰是改革开放宏大叙事在出版领域的具体注脚。

全媒体叙事：构建多维度的历史现场

汪继祥关于转企改制的口述——他亲历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着手解决三大矛盾：产品结构与盈利能力、人才断层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资产结构与扩大再生产能力，使科学出版社净利润实现跃升，这种体制变革带来的活力迸发，恰是改革开放宏大叙事在出版领域的具体注脚。

史书说不尽

关键词 杨贵妃 史料考证 情感驱动

○何丹 徐辰

杨贵妃38岁而逝，但围绕她的话题3800年也未见得消歇。诚如黄永年先生所云：（杨贵妃）在老百姓心目中始终是个大美人，对她既不敬，也不恨，高高兴兴地给她编点故事演点戏……看样子得继续热闹下去。

今穆涇生教授于崇文书局推出《杨贵妃传》，数十年中，穆涇生教授两度为杨贵妃作传，酌取各家观点，钩沉文献史料，熔古铸今，充实议论，正可谓为黄永年先生之“热闹”平添几分厚重。

“照着讲”

穆涇生教授在自序中即言：“虽圣贤亦不能凭空臆造……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必须坚定不移。”

首先，以正史中可考证史料为主要依据。信手翻检该书，随处可见《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便是明证。

其次，杂采多元史料以为参照。如论述杨贵妃容颜时，以两《唐书》本传中的记载为主，以《杨太真外传》《开元天宝遗事》《长恨歌传》的描摹为辅，同时借助唐代墓葬、敦煌壁画以及雕塑等其他材料，论证时人乃至唐明皇的审美，综合呈现了唐人眼中的杨贵妃形象。

再次，慎重对待存疑、作伪史料。如杨贵妃故事中，常见梅妃其人其事，真伪难辨。穆涇生教授于“‘争宠者’旧说辩证”一节中，专辟“梅妃故事系伪造”，兼收史论与辨伪之效，且令读者开眼界、广见闻。

最后，以诗歌等文学形式为情感驱动。诗歌常被视为虚构文学体裁，但其承载的感情却是真实而浓烈的，如借杜甫《丽人行》展现杨氏一族显赫与奢华；借唐玄宗《秋景诗》展现开元天子的志得意满；借李益《过马嵬》展现唐玄宗返回长安时，经过杨贵妃坟前的心态与处境；等等。白居易《长恨歌》更是贯穿全书始终，俨然为全书感情基调之注脚。

“接着讲”

对于杨贵妃其人其事，自唐以降，众说纷纭、歧见迭出。而穆涇生教授沉潜唐史多年，卓有成就，全书中多处论点自成一家，颇有学术见地。如在序言中即考证了5个问题，抛出了2个理论：杨贵妃“度道入宫”时间再考定；李

革举措，与当下直播电商、社群营销形成产业演进链条；谢明清关于《中华大家唱（卡拉OK）曲库》载体形式的细节描述、多媒体光盘《辉煌五十年》的出版始末，从一个侧面回顾和还原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音像电子出版物的水平。

精神性传承：出版匠心的当代映照

在商业逻辑主导的出版生态中，该书犹如一剂清醒剂，让我们重新审视出版的本质价值。王久安回忆北京图书订货会创办时，书市设在“文化宫前院东西松树林”，与当下熙熙攘攘人山人海的图书订货会形成时空对话。海飞讲述童书出版高质量发展时强调的“精心呵护少年儿童，真心厚爱少年儿童，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下一代”，恰与当下某些跟风出版现象形成鲜明对照。李景端执着于“填补外国文学出版空白”的案例更具启示——他顶住压力引进《追忆似水年华》，促成中国读者首次系统接触意识流文学，这种文化担当在版权竞争白热化的今天更显珍贵。这些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构建起出版行业的价值坐标系。

书中反复出现的“红色基因”在具体叙事中获得了血肉丰满的诠释。张惠卿回忆周总理三次接见出版工作者的细节——1971年那个从午夜持续到凌晨的会议，总理关于“马恩列斯著作要放在前面”的叮嘱，不仅还原了特殊历史时期的出版生态，更揭示了出版工作与意识形态建设的深层关联。这种将个人命运融入国家叙事的写作方式，使该书超越了行业史的范畴，成为观察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窗口。

方法论启示：口述史研究的范式创新

作为“出版人口述系列”的开篇之作，该书在方法论层面提供了多重启示。对亲历者“职业生涯精彩片段”的截取式记录，开创了“微观史学”的研究路径。如江曾培的口述回忆以“文艺出版的鸿爪痕”为题，将宏观出版史分解为无数生动的实践个案。

郑士德关于图书发行学建立的回忆，为学科史研究提供了独特范式。改革开放前的“三固定”（固定供应范围、固定进货渠道、固定折扣率）发行体制，与后来“一主三多一少”改革方案的对比，不仅勾勒出发行体系的演进脉络，更揭示了政策设计与市场实践的互动关系。

书中展现的跨代际对话意识尤为可贵。李元君讲述地方出版社“接力”发展时，特别强调“传承不是简单地复制，而是创造性地转化”。这种历史意识体现在全书架构中：既有袁亮等改革亲历者的宏观叙事，也有唐浩明等文化守望者的微观体悟；既记录刘硕良“把最好的东西捧给读者”的出版理念，也留存陈为江创办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创新思维。

这部口述史最动人的力量，或许还在于它揭示了出版业最本质的辩证法：越是技术革新的时代，越需要坚守人文精神；越是商业喧嚣的环境，越需要聆听历史回声。正如编委会在序言中写道的：“出版人在生产优质精神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在创造出版文化。”书中记录的出版实践，跨越时空，共同构筑起中国出版业的精神长城，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响中，奏响文化传承的永恒乐章。



《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本书编委会编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24年10月版
68.00元
ISBN: 978756247572

童年、林野与星群

关键词 自然探险 儿童视角 精神原野

○洪浩

近年来，著名作家张炜的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因其强调记忆底色和自传属性，具有强烈的非虚构特征而颇为引人注目。《我的原野盛宴》《爱的川流不息》等力作，均饱含对故土自然与童年岁月的深切眷恋，其深沉的生态哲思与细腻的记忆书写深受读者好评。最近，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儿童文学新作《狐狸，半蹲半走》，承接了这一脉络，将童年书写推向了新境。作家回望渤海湾畔的一片林野，铺展出一幅交织着孤独、温情与神秘的童年生命画卷；其叙事游走于纪实与虚构之间，既是对个体生命成长的深情凝视，亦是对自然灵性、记忆重塑与人性本真的深刻叩问，最终凝结为一部充满诗性智慧的生命寓言。

小说中的童年，并非作家轻盈的幻梦，而是生命根系的深扎之地。渤海湾畔那片荒原林野，那座孤悬于世的小屋，以及外祖母口中流转的星河与精灵，共同构筑了一个既坚实又缥缈的童年宇宙。张炜以罕见的笔力，将沉重的历史烟云与残酷的生存现实，溶解于一个孩子的目光所及，于是革命者的血、流亡者的路、饥饿年代的隐痛，化作林间低语的童话、河湾闪亮的游鱼，以及半蹲半走的狐狸眼中那一抹狡黠而又温润的光。

张炜笔下的“童话”绝非逃避现实的甜腻糖衣，而是一种深邃的认知与表达。外祖母口中“黑煞”的迷雾，缠绕着父亲在归家路上真实遭遇的生死凶险；大海深处“鱼人”的凄美传说，映照渔民“打船”的惨烈现实；而那只“半蹲半走”、仿佛模仿孩童姿态的狐狸，其神秘行迹本身，便是荒野生命与孤独灵魂之间一次无声而充满张力的对话。在此，作品成为一具精妙的棱镜，既折射出历史与现实的粗粝棱角，又通过狐狸的计谋、獾的怪癖、喜鹊的顽皮、海中精灵的冒险，赋予沉重以可被讲述、理解，甚至被某种诗意包裹的形式。这种“童话现实主义”的笔法，并非消解苦难，而是为苦难与记忆找到了一个既能承载其重



《狐狸，半蹲半走》张炜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5年6月版 36.00元
ISBN: 9787570232981

量，又能呵护心灵的容器。

那片隔绝于世的林野，是张炜精心构筑的生态乌托邦，也是一座承载着创伤与疗愈的方舟。小屋不仅是地理上的避难所，更是精神的堡垒与生命的课堂。小说中反复闪现的“蓝色山影”与“一天繁星”，并非单纯的风光描写，而是编织记忆与历史的经纬线。父亲在南部山区开山造湖的壮举与艰辛，通过他归家时脚背的竖纹、手掌的老茧，以及讲述中“椭圆形的湖”晨昏变幻的光影，被铭刻进孩子的想象。外祖母关于星空的启蒙——银河的浩瀚、北斗的方位、寻找北极星以“不再迷路”的方法——既是实用的生存智慧，也是精神坐标的奠定。

而阁棚上锁着的、属于革命者外祖父的硬壳书籍，如同沉埋的宝藏，象征着被压抑的历史与知识谱系，等待后人去开启与继承。这些记忆的碎片，如同散落的星辰，被张炜精心串联。

小说的力量，最终凝聚于那个黎明前上路的开放式姿态。当象征着纯真、庇护与精神联结的柳树被代表粗

暴现实入侵的“大村人”无情砍倒时，童年乐园无可挽回地显露出其脆弱性。这斧斫之声，是历史暴力对个体宁静的再次侵扰。然而，张炜并未止步于失落。孩子将目光投向父亲所在的“蓝色山影”，决意“奔向另一个方向”。这黎明前的启程，是主人公带着创伤记忆与生命滋养，面向未来的充满勇气的进发，它超越了地理意义上的投奔，升华为一种精神性的追寻；它承继的是父辈在困境中不停赶路的坚韧基因，也预示着对更广阔世界的主动投入。

张炜以《狐狸，半蹲半走》完成了一次记忆的招魂术。他让林野的呼吸、星光的低语、狐狸狡黠的凝望、外祖母掌心的温度，在文字中获得了逼真的再现。这是对逝去的童年和消逝的生活方式的追怀，更是在童话与现实交织的沃土上为灵魂竖起的一座灯塔；作品告诉我们，纵使前路幽暗，只要心中还有林野的绿意、星空的澄澈，以及那只充满灵性的狐狸所代表的与万物对话的能力，生命便永远保有在创伤后重获希望的可能。

新乡土儿童小说怎么写？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地域文化 山歌童谣

○陈香

《萤火谣》是一部既呈现了真实、真诚的生命体验与感受，又富于文学艺术价值的新乡土儿童小说。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除了出生于物质丰裕年代的城市少年儿童，还有数以亿计的中国当代农村儿童的生活现实。尽管2020年，我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绝对贫困已经消除，但快速的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随着人口流动，总有多种原因，让农村尤其是偏远的山村，依然存在着一定的留守儿童。在新时代的山乡书写中，他们是不可回避的一种现实。

那么，作为新时代的乡土儿童文学优秀作品，《萤火谣》有什么样的特色？

其一，塑造新时代乡村童年生命状态的理想主体形象。

在“留守”的背景下，部分儿童必然经历异变的成长，孤独心理和生活的困窘是影响其精神内核的根本原因。然而，是不是所有的留守儿童都要经历成长的异化，有没有乡村童年生命状态的理想主体形象呢？

《萤火谣》中的小主人公薄荷就是一个典型的形象。她父母离婚，父亲在广州又重组了新家庭，奶奶早就去世了，只有爷爷带着她。生活是困窘和无助的。作品并不以乌托邦诗篇进行虚妄的抚慰，书中很多充盈的细节和情节书写对这种无助与困窘进行了充分的表达。

然而薄荷却不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具代表性的儿童乡土小说中，那些沉默隐忍、懦弱失语的小主人公，她积极热情，面对人生困境和父亲的偏见压制，不是逆来顺受，而是有着极强的主见，具有独立解决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隔膜与危机的能力。她批评爸爸重男轻女，想去看戏就让爷爷带着她去，想学唱戏就跟爷爷学，也不惮于在人前表演。新时代的乡村少年，展现了更为充沛强大的个体主体性。

其二，题材之新。

《萤火谣》是书写当下山乡变化现实下的儿童乡土小说。即使是大山深处，也日益融入了现代化的时代脉动中。

虽然薄荷的父亲是因为薄荷爷爷的病，留在了山乡，但无论如何，外出打工的父母已经

开始归来；山乡的面貌正在变化，比如钟玲的父母不让钟玲上学，不是因为贫困，而是因为他们开在镇上的“钟家豆腐店”特别红火，没人照顾患病的奶奶；即使是在相对贫困的大山深处，少女们也感受到了时代的脉动，致力于摆脱老一辈封闭保守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道路，比如钟玲坚决要求上学，想了多种办法，展现了新时代少年更为充沛强大的个体主体性。

尤其是，凝结着古老传统的民间文化，已经不仅仅是被搁置在博物馆，而是与现代性共舞，与现代生活共生共融，比如赣南客家山歌的传承，从爷爷阿九公到薄荷，包括民族文化从面临传承接续的问题到实现“活化”发展，比如春如班的“蚊帐戏”入选省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且老百姓爱看、喜欢看。

当中国的乡土日益融入现代性洪流之时，需要文学艺术对此历史进程做出观察、描述、阐释和建构。整个山乡随着变动中的现代性中国而改变，新一代山乡儿童正是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形成新的文化自我。

其三，饱满的文学性和地域特色。

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主义题材能够直面生活现实，但现实与文学文本的超短审美距离，可能会影响小说的文学艺术性。如果没有处理好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就无法完成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超越，沦为日常生活的传声筒。而该书丰厚的文学艺术性，让这部作品既呈现了真实、真诚的生命体验与感受，更是一部富于文学艺术价值、同时给出了生机勃勃的理想主义文学表达的优秀佳作。

乡土叙事中，环境空间与人物本身的叙事紧密结合。环境既有独立的审美意义，又有力地参与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另一方面，活动于环境中的人，人所创造的行为方式，行为方式所扩展形成的生活传统，又促成了环境审美特征的形成。

我们往往可以捕捉作家笔下所传递的地域文化气息和神韵，以及整体语言质感，从而感受不同地域的文化根性和文化氛围。比如东北作家笔下的顿挫沉郁，江浙作家笔下的温润柔和，《萤火谣》作品中赣南山区、客家人的山野烂漫之气。



《萤火谣》温燕霞著 希望出版社 2025年3月版 38.00元
ISBN: 9787537992596